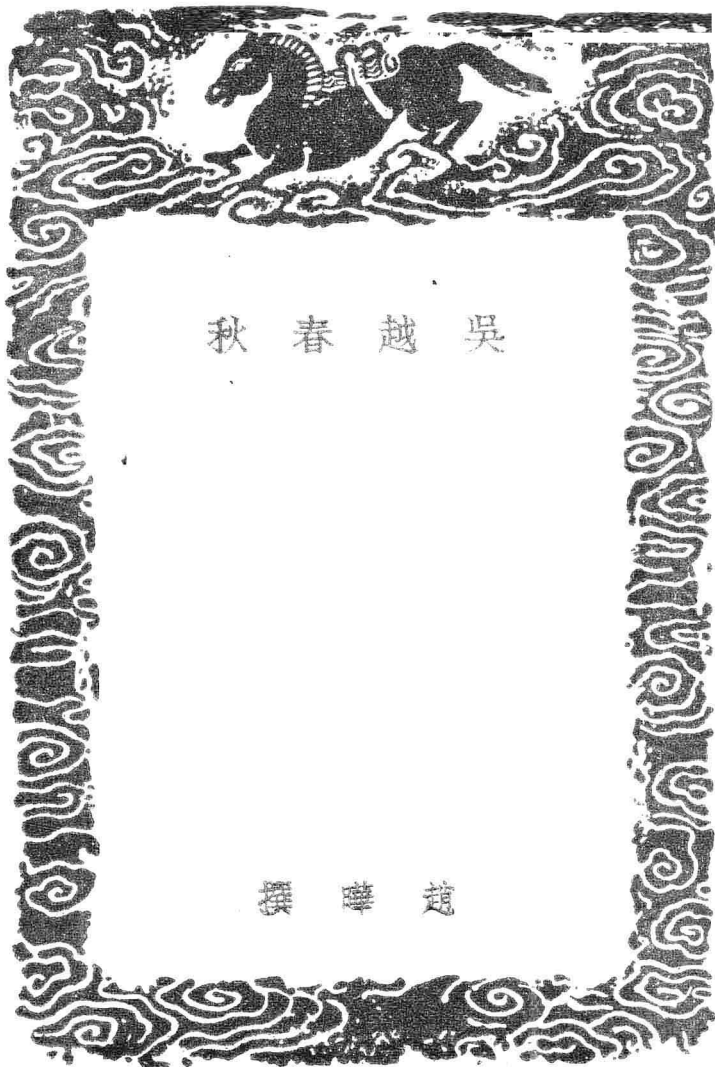


吳越春秋









秋 春 越 吳

鑿 華 趙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秋 春 越 吳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 者 趙 暉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吳越春秋目錄

卷一

吳太伯傳第一

吳王壽夢傳第二

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卷二

闔閭內傳第四

卷三

夫差內傳第五

卷四

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句踐入臣外傳第七

卷五

句踐歸國外傳第八 句踐陰謀外傳第九

卷六

句踐伐吳外傳第十



吳越春秋一卷

漢 趙擘 撰

明 吳瑄 校

吳太伯傳第一

吳之前君太伯者

論語作泰伯

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

台氏之女姜嫄

韓詩章句姜姓嫄字說文邠炎帝之後姜姓封邠國晉語曰黃帝以姬水

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史記嫄作原台作邠邠國在京兆武功縣所

治釐城漢地理志作釐與邠同為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

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

動意若為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

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

詩生民篇所謂履帝武是也

天猶令有之

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折

折疑當作辟

易而

避之

詩云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復棄于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

詩云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

復置于澤中冰上衆鳥以羽覆之

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

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爲神妝而養之

長因名棄爲兒時好種樹

樹亦種也

禾黍桑麻五穀相

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

陸地

水高下塗稷黍禾藁麥豆

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

遂疑當作逐

高而居

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妍

窮也

營種之術三年

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爲農師封之台號爲后



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為諸侯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紀后稷納姁

氏生不窋括地志曰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遭夏氏世衰失官奔戎

狄之間其孫公劉周本紀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慈仁行

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

風俗民化其政公劉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

公亶甫慶節子皇僕皇僕子老弗老弗子毀喻世本喻作榆毀喻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亞

圍世本作亞圍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圍字亞圍子公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甫毛詩史記甫皆作

父甫父通目慶節至是為八世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為狄人

所慕薰鬻戎姁而伐之薰鬻孟予子作薰鬻史記作薰育漢匈奴傳作葷粥音同

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

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

曰君子不以養害害所養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國所

以亾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

梁山而處岐周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幽亭杜預云幽在新平漆縣東北索隱曰幽即

邠也又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顏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岐州岐山

縣箭括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

携幼揭釜甌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

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

雍雍一名吳仲史記作虞仲少曰季歷太姜生少子季季

歷娶妻太任氏詩秦壬詩大明篇肇仲氏任毛氏箋肇國任姓仲中女也史記作太任列



女傳太任摯生子昌尚書緯帝命驗曰季子

任氏之中女生子昌尚書緯帝命驗曰季子有聖瑞秋之月申子赤爵嚙

丹書入于鄧止于昌戶其書云云此蓋聖瑞丹書文多不載古公知昌聖欲傳國

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

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

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南岳遂之荆蠻斷髮文身

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

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勾吳漢地理志太伯奔荆蠻號曰勾

吳大顏師古註夷俗語發聲猶越為干越也吳人或問何像像疑當而為勾

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

仲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乎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

千有餘家共立以為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

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

吳太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

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

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修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

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按孔叢子羊容問子思曰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

至太王王季文王此為諸侯矣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

受主璜稚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召公分陝謂之召伯也 遵公劉古

公之術業於養老天下歸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

濱而往西伯卒太子發立發武王名任周召周公旦召公奭而伐

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為太王追封太伯於

吳太伯祖卒葬於梅里平墟即太伯故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

伯冢去墓十里有舊宅其井猶存皇覽云太伯墓在吳縣北梅里聚二說不同此云平墟當以劉說為正

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

周章章子熊熊子遂遂子柯相相子疆鳩夷夷子餘

喬疑吾吾子柯廬廬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吾吾

子禽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畢立史記世家熊子遂作熊遂

喬作橋廬作盧專作轉謙周古史考作柯轉畢作畢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虞

公以開晉之伐虢氏卑子去齊齊子壽夢立夢左傳莫公切

史記正義同正而吳益疆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

### 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

史記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

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

魯成公會於鍾離

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魯成公十五年以史記年表考

之是為壽夢十五年此以為元年何也鍾離古塗山氏之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安徽深問

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

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

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亾大夫申公巫臣

子靈巫也

適吳以為行人教

吳射御導之伐楚

見左傳成公七年按巫臣怨楚子反而奔晉自晉請使吳敎吳用兵

叛楚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非巫臣為行人也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

楚莊王

怒使子反將

去

敗吳師二國從斯結讐於是吳始通

中國而與諸侯為敵

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始大通吳於上國

五年伐楚敗子反

十六年楚恭

左傳作共

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

吳至衡山而還

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于衡山杜預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楚

歸三日吳人伐楚取駕此不書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二十五

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日餘祭

祭側界切

次日餘昧

昧莫葛切

次日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

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

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

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

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

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

乎且今子不念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諸

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

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書壽夢卒杜

預曰壽夢吳子之號

諸樊以適

適通作嫡正出也

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王諸樊元年

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為魯襄公十三年諸樊在位十三年卒是為襄公

二十五年此書止載元年事餘皆不書

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

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

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

發言於口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

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

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

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

王之命有句太王改爲季歷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爲

國周道就成前人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

復謝曰昔曹公卒宣庶存適嫡亡嫡者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



公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芻皆宣公庶

子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

曹之道見左傳魯成公十五年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遂逃奔未明年及自宋盡致其邑與

不出卿而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

季札季札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上之諸樊驕恣輕

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

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延陵季札之采邑也漢改延陵為毘

陵縣晉為毘陵郡又為晉陵郡今常州也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封慶

封數為吳伺祭祭當作察故晉楚伐之也吳王餘祭怒曰

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杜

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索隱曰餘祭以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昧但句餘或別是一人今按春秋於明年書闔閭吳子餘祭又年表餘祭四年守闔閭餘祭則句餘非別為一人矣世家年表皆在餘祭三年即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既云餘祭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二十三年皆當刪

十字十七年亦改從四年可也

朱方吳邑秦改丹徒今屬鎮江以効不恨士也即舉

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為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吳至乾

谿在楚國城父縣南楚東境吳擊之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

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

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爲吳王僚也

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

見左傳昭公十七年光諸樊子闔廬也

以報

前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亾舟

舟名餘皇爲楚所獲亦曰餘臆

光懼

因捨復得王舟而還

捨字不通疑當作捨蓋捨其不備取之以歸

光欲謀

殺王僚未有所與合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爲吳市

吏

五年楚之亾臣伍子胥來奔吳

見左傳昭公二十年

伍子胥者

楚人也名員

音員

員父奢兄尚其前名曰伍舉

前名當作前人

舉卽奢之父員之祖

以直諫事楚莊王王卽位三年不聽國政

沉湎於酒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

鐘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

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

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

曰不飛不鳴將爲射者所圖絃矢卒

音猝忽遠貌倉卒也

發豈

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

之樂用孫叔敖任以國政

史記曰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遂霸天

下威伏諸侯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

杜預曰南郡華容縣

有臺在城內

與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

爲美安民以爲樂克聽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以

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刺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喚

以之爲美前莊王爲抱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

侵氣也

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

不妨城郭守備之材

用不煩官府

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爲此臺七年國人怨

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

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

也靈王卽除工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爲楚

忠臣楚平王有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爲太子太傅

費無忌

左傳作無極史記亦作無忌

為少傅平王使無忌為太子

娶於秦秦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

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更

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深念平王

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已也乃復讒太子建建母蔡

氏無寵乃使太子守城父

服虔曰成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

備

邊兵頃之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

故不能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兵外

交諸侯將入為亂平王乃召伍奢而按問之奢知無

忌之讒因諫之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疎骨肉

乎無忌承宴復言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  
平王大怒因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  
奮揚使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  
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  
可以其父爲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  
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爲  
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爲人少好於文長習  
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綱守戾蒙垢受耻雖寬  
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奢  
之譽二子卽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



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  
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耻反遇奢爲國相封二  
子爲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  
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  
三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苦飢渴晝夜感思憂父  
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  
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爲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  
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爲侯使者在門兼  
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爲兄卦之今日  
甲子時加於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

其子今往方歿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  
一面而別雖歿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活楚  
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歿不脫尚曰父子之  
愛恩從中出徼倖相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  
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讐不除耻辱日大尚從是往我  
從是決決當作訣別也尚泣曰吾之生也爲世所笑終老地  
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畢爲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  
謀父兄之讐汝可復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沉  
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  
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

遣追捕子胥胥乃貫

烏還切

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

妻曰胥亾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

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

平字

當去王在安得先稱其謚不則當作君王下文平王則后人追書也

欲國不滅釋吾父

兄若不爾者楚爲墟矣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卽發大

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

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

於諸侯以報讐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

聞子胥之亾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

戮於市伍員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

爲之奈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爲不忠  
教子不報則爲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  
曰吾聞父母之讐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讐不與同  
域接壤朋友之讐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  
雪父兄之耻申包胥曰子能亾之吾能存之子能危  
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

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

華氏華  
亥華定

也見左傳昭  
公二十年

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

太子建又適晉頃公曰太子旣在鄭鄭信太子矣  
太子能爲內應而滅鄭卽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

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  
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  
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  
珠也今我已亾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上之與勝行  
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  
方沂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  
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  
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卽止蘆之漪漁父又  
歌曰日已夕今予心憂悲月已馳今何不渡爲事寢  
急今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浞

澗當作尋四尺  
曰勿倍勿曰尋

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  
色乃謂曰子侯我此樹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  
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  
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  
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  
吾見子有飢色爲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  
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  
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  
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  
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

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  
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  
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吾爲漁  
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誠漁父曰掩子  
之盜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  
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  
中道乞食溧陽今建康屬邑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  
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  
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  
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怕人遂許之發其簞筥



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  
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  
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  
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  
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  
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  
吳乃被髮狎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  
者翌日翌明也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  
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臣乎乃白吳王僚具  
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

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讐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讐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爲興師復讐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諫當作謀伐楚者非爲吳也但欲自復私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音說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用兵於北國王僚

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爲政非以意救急後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爲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

左傳作縛設諸

專諸者堂

邑

吳地漢地理志爲臨淮郡堂邑縣

人也伍胥之亾楚如吳時遇之

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卽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顙而深目虎膺而熊

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爲用遭公子  
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旣得專諸而禮待之  
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  
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  
君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名過史記索隱曰過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則  
光之父也次日餘祭次日餘昧春秋作夷末次日季札札  
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爲使去聲亾  
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  
卽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  
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

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劔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擇諗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

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

左傳昭公二十

三年楚太子建故母在郢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杜預解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卒杜預解遏諸樊也傳亦書吳子諸樊卒諸樊之歿於是三十年矣此書云僚遣公子當是公子光非光之父諸樊也諸樊於僚為世父亦不得云王僚太子也豈傳與杜解但  
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遂滅巢  
及鍾離而還世家所記吳所以相攻者初楚之邊邑脾梁史記作卑梁之女與吳邊邑處女蠶爭界上之桑史記  
曰小童爭桑伍子胥傳兩女子爭桑二家相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故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索隱曰按年表及左傳合

在僚十一年此書作十二年又以秋為冬皆誤

伍子胥謂白公勝

即太子建之子其後

惠王召勝歸楚使居邊邑服虔曰白楚邑名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勝奔吳事見

前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國有吾何憂矣白公

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

十三年

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事今史記世家乃書云十三年此書似承世家之

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世家同喪作器字此書

葬字恐是喪字之誤

使公子蓋餘燭庸

左傳蓋作掩庸作庸皆王僚母弟

以兵

圍楚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

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  
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曰  
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  
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伐  
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  
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窟室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爲我具酒來  
窟室請期無變悉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  
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鍤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  
宮門至於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



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公子光佯爲足疾入密室

裹足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

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胷

戟有枝兵也周

禮戟長丈六尺增讀雙枝爲戟單枝爲戈軹說文車輪小穿周禮大馭系兩軹註軹謂兩轄詩註曰車軸之端貫轂者爲楛轂末之小穿容轄者爲軹此言立戟交軹謂戟之立如軹之文筒專諸之胷也

斷臆開七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歿左

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衆

盡滅之遂自立是爲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

爲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

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歿待生以俟天命

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入之道命哭僚墓復位而  
待公子蓋餘燭傭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  
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按左傳掩餘奔徐燭庸奔  
鍾吾吳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此言以兵降楚與傳不合史記亦云奔楚世家與伍子胥傳皆云降楚舒春秋時舒國爲楚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吳越春秋一卷

敘

吳越春秋二卷

漢 趙曄 撰

明 吳琯 校

闔閭內傳第四

闔閭

左傳作闔廬  
史世家同

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

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  
乃舉伍子胥爲行人以容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  
謂子胥曰寡人欲疆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  
膝行而進  
出莊子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亾虜也父兄棄捐  
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

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繫  
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爲中道生進  
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亾之地然  
憂除事定必不爲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  
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  
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  
田疇不墾爲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國之道  
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  
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  
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

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上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廻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閭門者以象天門通閭闔風也史記律書閭闔風居西方閭者倡也闔者藏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地戶巴爲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閭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鯢繞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

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

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  
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  
物至今後世卽山作冶麻經葢服然後敢鑄金於山  
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  
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  
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  
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  
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旣得寶劍適會魯使季  
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  
之鏐中缺者犬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



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亾矣我雖好之  
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  
金鈎令曰能爲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  
有之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豐通作金遂成  
二鈎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鈎者衆而子  
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  
鈎也貪而殺二子豐成二鈎王乃舉衆鈎以示之何  
者是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鈎師  
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  
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胷吳王大驚曰

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月

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來奔吳王問子胥曰

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左傳史記州犁

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闔閭

曰州犁何罪子胥曰白州犁楚之左尹號曰郟宛郟

作郟誅此書似以伯州犁郟宛為一人按左傳昭公

元年楚公子圍殺太宰伯州犁于郟春秋昭公二十

七年楚殺其大夫郟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犁

之子曰郟宛郟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郟

吳世家曰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事平王平王幸之

常與盡日而語襲朝陟逢切而食費無忌望而妬之

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為酒一至宛

家以示羣臣於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郟宛之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爲之及平王往而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殺郟宛諸侯聞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闔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子前人爲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太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爲

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鷺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

二年吳王前旣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

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以付於  
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  
中今復欲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  
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乃天子子  
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  
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  
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  
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爲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  
要平聲名離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  
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

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卽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劔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水水字下當有神字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鬪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水亾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

勇士所耻不卽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微色於我哉

於是椒丘訢卒於

卒音粹於字疑當作被

詰責恨怒並發瞑卽

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誠其妻曰我辱壯士

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

蔚當作規

恚瞑必來也慎無

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

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摔要離

曰子有當歿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

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歿也歸不關閉二歿也臥不守

御三歿也子有三歿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

歿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

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  
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  
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  
是椒丘訴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背占者占  
當作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  
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  
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  
何爲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  
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  
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卽進曰大王患慶忌



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

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  
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  
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  
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與當上  
作於  
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  
之三摔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  
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  
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誠  
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歿要離渡至  
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

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  
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  
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  
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歿乎從者曰君  
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爲  
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  
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  
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  
內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

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劔盾豎尹切兵器所以蔽身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廻旋使其禁乃令曰一鼓皆

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抱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鈇斧也鑕鐵榘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旣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卽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去聲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搗鼓

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拔舒殺吳亾將二公子蓋餘

燭傭謀欲入郢

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郢卽江陵之紀南城也

孫武曰民

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爲將楚國

苦之羣臣皆怨咸言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

侵境不絕於寇楚國羣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

乃謂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罪

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于今日其言不絕誠惑

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爲也今子殺人以

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

過今無辜殺三賢士

伍奢伯州犁與卻宛而三

以結怨於吳內傷

忠臣之心外爲鄰國所笑且郢

郢伍之家出奔於吳

吳新有伍員白喜秉威銳志結讐於楚故疆敵之兵  
日駭楚國有事子卽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  
受佞以自亾今子受讒國以危矣子常曰是曩之罪  
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  
族國人乃謗止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  
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  
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鑿池積  
土文石爲椁題湊爲中題湊棺木  
內向也金鼎玉杯銀樽珠  
孺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  
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美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



以送歿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  
而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

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

越絕湖皆作胡

而問曰寡人

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

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

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

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歿女今湛盧

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

越王元常

左傳史記俱作允常

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

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

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歿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卽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令字當作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

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卽赤堇山一名鑄浦山歐冶子鑄劍之所戰國策曰涸若耶而取銅破堇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邪溪之鋌赤山之精皆謂此也

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爲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爲將吾卽侍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卽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

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替六始用子

胥之謀是爲闔廬四年子胥傳亦合今此書以爲三年何也六古國臯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是其

地潛在六西南今屬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作潛

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親闔閭不然其

言遂伐破攜里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是為闔廬五年杜預解自此

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攜里左傳史記俱作攜李攜音醉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

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千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當言

公孫不得云公子也

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

於豫章

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間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預章郡名

在江南此則在北者上地之名按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乃

知春秋之豫章非今隆興郡名之豫章也

吳王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

其郢不得入郢二子何功於是圍楚師於豫章大破

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守巢大夫

以歸為質

見左傳定公二

年索隱曰當為闔廬七年史年表世家皆書之六年此書似亦因以為據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爲兵天下彊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亾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曩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將曰昔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二枚善珮二枚各以一枚獻之昭王王服之以臨朝昭公自服一枚子常欲之昭公不與子常三年留之不使歸國唐成公朝楚有二文馬

二馬名肅爽駿馬也  
爽音霜亦曰驪驪

子常欲之公不與亦三

年止之唐成

成當作人

相與謀從成公從者請馬以贖成

公飲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子常常乃遣成公歸國

羣臣誹謗曰君以一馬之故三年自囚願賞竊馬之

功於是成公常思報楚君臣未嘗絕口蔡人聞之固

請獻裘珮於子常蔡侯得歸如晉告訴以子元與太

子質

左傳云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爲質者是

而請伐楚故曰得唐蔡而

可伐楚吳王於是使使謂唐蔡曰楚爲無道虐殺忠

良侵食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舉兵伐楚願二君有

謀唐侯

左傳作蔡侯

使其子乾爲質於吳三國合謀伐楚

舍兵

其當作舟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

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水爲陣

漢水源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今漢陽古江夏也

子常遂濟

漢而陣自小別山至於大別山

杜預曰二別在江夏界元和郡縣志小別

山在漢陽縣禹貢至于大別今漢陽縣北有大別山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

三不利自知

不可進欲奔亾史皇曰今子常無故與王共殺忠臣

三人天禍來下王之所致子常不應十月楚二師陣

於柏舉

柏舉楚地

闔閭之弟夫槩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

不仁貪而少恩其臣下莫有歿志追之必破矣闔閭

不許夫槩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

以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奔鄭楚師大亂吳師

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吳因奔而擊

破之雍滯

左傳作雍滯

五戰徑至於郢王追

追當

於吳寇

出固將亾與妹季芊

緇婢切楚姓平王女也

出河濰

河水出崑崙

同杜預曰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也按水經睢水出梁郡鄆縣鄆道元註睢水出陳留縣西蕩渠三說各不同之間楚大夫尹固與王同舟而去

去吳師遂入郢求昭王王涉濰濟江入于雲中

楚有雲夢

澤左傳載令尹子文之生却夫人棄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今此雲中言雲而不及夢是二澤明矣漢陽圖經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暮宿羣盜攻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

固左傳作王孫由于隱王以背受之中肩王懼奔鄭

音云江陵有鄭

城楚昭王時鄭公所築今松滋也大夫鍾建負季芊以從鄭公辛得

昭王大喜欲還之其弟懷怒曰昭王是我讎也欲殺



之謂其兄辛曰昔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  
辛曰君討其臣敢讎之者夫乘人之禍非仁也滅宗  
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智也懷怒不解辛陰與其  
季弟巢以王奔隨吳兵逐之謂隨君曰周之子孫在  
漢水上者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何寶之  
寶當周室何罪而隱其賊能出昭王卽重惠也隨君  
作保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今隨之僻小密近  
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攻若今有難去聲而棄之  
今且安靜楚敢不聽命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  
子期雖與昭王俱亡陰與吳師爲市欲出昭王王聞

之得免卽割子期心以與隨君盟而去吳王入郢止  
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  
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  
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卽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  
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  
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  
鄭定公大懼按太子建之死乃定公時吳師入郢則獻公時此亦云定公誤乃令國  
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  
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音饒小楫而行歌道  
中卽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

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懼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胥亾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僂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

蹠踵足後蹠之石切足下也劈裂裳裹膝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

夜口不絕聲秦栢公按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栢公誤素沉酒不

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為無道封大豕長蛇以

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

急如此七日栢公栢當作哀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

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亾無日矣為賦無衣之詩

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曰

臣聞戾德左傳國語皆作夷德無厭王不憂鄰國壇場之患逮

吳之未定王其取分扶問切焉若楚遂亾於秦何利則

亦亾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

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即安復立於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聲水不入口秦伯爲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

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檣里興兵伐

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

左傳定公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

六月申包

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救楚

擊吳二子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即會

之大敗夫槩

即會之左傳作自稷會之稷楚地也史記亦云敗吳於稷

七月楚司

馬子成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私以間兵伐唐滅

之唐從吳伐楚故子胥久留楚求昭王不去夫槩師敗却退

九月潛歸自立爲吳王闔閭聞之乃釋楚師欲殺夫

槩奔楚昭王封夫槩於棠溪左傳史記棠俱作堂司馬彪曰汝南有堂谿亭

應劭曰堂谿本房子國闔閭遂歸子胥孫武白喜留與楚師於

淮澁秦師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

父兄身戰暴骨草野焉不救又焚之其可乎子期曰

亾國失衆存沒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死如有知必

將乘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惜草中之骨而亾吳

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敗我

餘兵未有所損我者孫武曰吾以吳于戈西破楚逐

昭王而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讐加此者也行去矣吳軍去

後昭王反國

徐天祐曰楚何其多亾臣也析公雍子子靈賁皇奔晉迭為謀主楚是以有繞

角靡角巢鄢陵之敗伍舉之奔鄭也將遂奔晉賴聲子有言蓋其爵祿而及于子孫後仕於楚由是世為忠臣其後伍奢伍尚卒困讒口無罪而父子就戮此子胥之出亾所以報楚入郢讎其舊君而甘心焉是舉也隨與鄭亦與有憂而唐卒受禍微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何以能國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是之謂歟聽言者可以監矣樂師扈子非荆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

犁而寇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姦喜以辱楚

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為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

琴為楚作窮劫

劫疑當作劓

之曲以暢

暢當作傷

君之迫厄之

暢達

之暢達當作而暢達之

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烈

烈疑當作

劣

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

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耻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候音庚廩候音庚悲貌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爲讒口能謗褻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饑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亾將欲報以百



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  
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  
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  
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歿是  
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  
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吳王聞三師將至治  
魚爲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  
出鱠而食不知其臭王復重爲之其味如故吳人作  
鱠者自闔閭之造也諸將旣從還楚因更名閭門曰  
破楚門復謀伐齊齊子使女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

子波聘齊女

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滄出而女於吳卽此也

女少思齊日夜

號泣因乃爲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

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

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

寰宇記常熟虞山有齊女塚

以望齊國

闔閭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

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

詳下

文則夫差爲太子波之子此太子下當又有子字

夫差日夜告於伍胥曰王

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

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閭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

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

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

秦字疑衍

之子夫

差闔閭曰夫

夫下當有差字

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

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歿子

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為太子使太

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

平昌南城宮在長樂

越絕曰射臺二一在華池

一在安陽里南宮在長樂里按

華池南城宮舊傳皆在長洲縣境

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

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

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蘇山亦名姑胥

旦食

鮒山

越絕作組山

晝游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

城

在吳縣東北吳之絮宮越王獻西子於月

走犬長洲

有走狗塘田獵之地也

斯且

闔閭之霸時於是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

音婆秦爲鄱陽

縣屬九江郡今饒州也徐天祐曰吳楚世爲仇敵吳自伐巢以至取番大小二十餘戰楚子重子反

七奔命而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則臣伍員伯嚭爲之也其間釐陞棘繆麻五邑之役與庸浦皐舟

鵠岸房鍾州來雞艾之戰此書皆畧而不載云楚懼吳兵復往乃去郢徙于

蔣若

蔣若字誤當作都按左傳定公六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楚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於是

乎遷郢於郢史世家闔廬十一年吳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郢十一年卽定公六年杜預曰

終纍闔廬子夫差兄史以爲夫差索隱謂名異而一人耳此書又以爲太子定伐楚拔番而不著其年未

詳孰是都音若服虔曰楚邑今襄陽也

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喜孫武

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

左傳定公十四年吳伐越勾踐

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史世家年表皆記之闔廬十九年與傳合此書但云南伐於越而畧其事

也何

吳越春秋二卷

終

吳越春秋三卷

漢 趙曄 撰

明 吳瑄 校

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

檀弓註夫音扶差初皆切穀梁註同

北伐齊齊使大夫高

氏

當是高無平時將上軍

謝吳師曰齊孤立寡國倉庫空虛民

人離散齊以吳為疆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

國人於郟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

師即還

左傳哀公九年吳子使來敝師伐齊十年吳子傳來復敝師是為夫差十年十一年也此

二年方謀伐齊而此言於十一年云夫差北伐齊十一年云夫差復北伐齊是二年間吳再伐齊也與傳

不合口豈十一年吳晉伐齊齊謝吳師不敢戰至明年復伐乃有艾陵之戰耶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

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是為夫差十二年與此

書合口史世家乃書之夫差十一年誤也

越王聞之率眾以朝於吳而以

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聽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偽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由無立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亾矣汝與吾俱亾亾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

鮑氏而還

鮑氏鮑叔也屬其子改姓  
為王孫氏欲以避吳禍

太宰嚭既與子

胥有隙因讒之曰子胥為彊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  
曰寡人知之未與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高國鮑晏

鮑叔

牙晏嬰

故前與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

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耻之夫魯父母之國也  
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  
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  
之子貢北之齊見成恒史記子貢傳作田常因謂曰夫魯者難  
伐之國而君伐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



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無用士  
 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  
 以深甲堅士選器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邦  
 也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  
 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而三  
 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  
 驕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君上驕越絕驕字下有  
 有主心二字

為是子  
 貢傳同

下恣羣臣而求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

犯

子貢傳犯  
 作恣者是

臣驕則爭此君上於王有遽

越絕及子  
 貢傳皆王

作王遽作郤  
 郤與隙同

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

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行其令  
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爲擒必矣今君悉四  
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  
無疆敵之臣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  
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  
有疑我之心爲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爲君  
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恒許  
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  
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  
千乘之魯而與吳爭疆臣竊爲君恐焉且夫救魯顯

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存亾魯

越絕義字下有在字害字上有勇在二字爲是

害暴齊而威彊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卽誅之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勞力夜以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過於魯吳之彊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不聽臣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彊齊不勇也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因居

越絕因居作困

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

下吏吳王大悅子貢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

御至舍問曰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

不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君處故來處字不通越絕作

弔字相應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爲鄰今大

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說子貢曰臣今者見

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

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

未發而聞之子貢傳聞之作先聞者是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

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

敗身辱遁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鼈見矣國語作是

見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玉聲以教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強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於下者其君幾乎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幾乎惟幾乎越絕作其惟臣幾乎今吳王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重器以喜其心無惡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矣越王

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國殺敗吾民

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爲墟棘身爲魚鼈

國語鼈下有鱗字

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如子之畏父弟之

敬兄此孤之歿言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

越絕

作以疑請者是

孤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

不聽雅音既已三年矣焦唇乾舌苦身勞力上事羣

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原之野正身

臂

越絕作整襟交臂

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歿肝腦塗地者

孤之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

傷吳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貌易

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  
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今大夫有賜  
存亾國舉國語舉  
作興死人孤賴天賜敢不待令乎子貢

曰夫吳王爲人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愷然避位  
子貢曰臣觀吳王爲數戰伐士卒不恩國語恩  
作息大臣

內引讒人益衆夫子胥爲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  
不以身死隱君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爲國其身  
死而不聽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  
內其身善爲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  
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悅

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

子貢傳馬作和

二子

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

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

於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于會稽國爲墟莽身爲

魚鼈

越絕鼈下有餌字

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修祭祀死

且不敢忘何謀之敢其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

子貢館五日越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

種敢修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

自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逃會稽賴王賜得奉祭

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



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奏前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君吏若將遂大義弊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內士卒三千人以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銳以前受矢石君臣歿無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土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卽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辦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爲之奈何定公曰何以待

之子貢曰修兵伏卒

子貢傳伏作休

以待之晉君許之子貢

返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

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

其心恬然悵焉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晝臥有夢覺

而恬然悵焉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

鑿

音歷蒸而屬

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鑿

音吳刀名

鑿山出金

殖吾宮墻流水湯湯

音商流貌

越吾宮堂後

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爲寡人占之

太宰嚭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

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鑿蒸而不炊者大王

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已服  
朝諸侯也兩鋳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  
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  
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  
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  
晝夢爲予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  
王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公  
弟越絕長城公弟  
作越公弟子公孫聖聖爲人少而好游長而好  
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  
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臥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

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伏地而泣  
有頃而起其妻從旁謂聖曰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  
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嘆曰悲哉非子所知  
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亾非但自  
哀誠傷吳王妻曰子以道自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  
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  
孫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  
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  
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  
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其言吉凶公孫聖

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歿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歎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亾臣好直言不顧於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倥偬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鑪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鍬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盲僮越絕盲作甬僮作當者是與歿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宰詔王

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勾踐國可安存也  
身可不死矣吳王聞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  
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  
天而言曰吁嗟天知吾之冤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  
以葬我以為直者不如相隨為柱提我至溪山後世  
相屬為聲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丘一名蒸山又名  
陽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風數至飛  
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為聲響哉太宰嚭趨進曰賀  
大王喜災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吳王乃使太  
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乃從勾踐之師伐

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爲危國亾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幸他國猶治救癘古木切疽瘡也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癘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爲疾其疥耳越之爲病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

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  
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爲白  
虎而臨辛功曹爲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爲九醜又  
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后必大敗  
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  
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  
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  
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  
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  
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



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於艾陵

齊地

上齊師敗績吳王既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聞齊有沒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吳不知所安集設陣爲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淮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賴上帝哀存國猶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爲子西結彊讎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

與刈同漢書音項

羽傳斬將艾旗賈計策若艾草管並音刈

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蠻斯

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  
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  
賴天降哀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  
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  
臂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  
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  
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憂  
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  
矣員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爲擒員誠前死掛子胥  
傳作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吳王不聽坐於殿上

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恠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亾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王置酒文臺之上羣臣悉在太宰嚭執政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

宰詔爲寡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  
孝事於寡人吾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衆大  
夫如何羣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虛心養士羣臣並  
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亾國復  
存霸功王事咸被羣臣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  
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  
無極邪說僞辭以曲爲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  
旣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吳王大怒曰老  
臣多詐爲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獨傾吾國寡人以  
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

臣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之亾矣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於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亾乎子胥曰亾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屬鏤劍名鏤力俱切又力侯切子胥受劍徒跣蹇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爲汝父忠臣立吳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

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爲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公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忘我定國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汝不忠信爲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氏有我外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爲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爲友遂伏劍而死

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

是爲夫差十二年此書載其事於十三年或者子胥有十二年使齊十三年反役左氏連書之耳

吳王

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

子胥傳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

夷槁形

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知卽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以我殺子胥爲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

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臣吳王中心悵然悔殺子胥豈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嚭此爲二子胥也於是不誅

十四年夫差旣殺子胥越年不熟民多怨恨吳王復

伐齊闕

闕義與掘同左傳闕地及泉是也國語解闕穿也

爲闌溝於商魯之

間北屬蘄

國語作沂者是

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之

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懼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且懷丸持彈從後



園而來衣袷

袷當作袷冷也

履濡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爲袷

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蛸之聲

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攜撓長吟悲

鳴自以爲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

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

枝陰跖蹠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

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躑躅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

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罔其旁聞忽罔中陷於深井

臣故袷體濡履幾爲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

於斯但貪前利不覩后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

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

三江一說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吳郡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

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今其地亦名三江口卽范蠡乘舟所出之地

**入五**

**湖之中**

五湖一說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隄湖也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就太湖而五虞

翻云太湖之水通五道謂之五湖

屠我吳國滅我吳官天下之危莫

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北伐齊越王聞吳

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

子友於始熊夷

始當作始國語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韋昭解姑熊夷吳郊也

通江

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

舟即餘皇

吳

敗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合邊

候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遼遠無會前進

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

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

盡其死夫差昏秣馬食

音飼

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

火於造闔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

闔廬既鑄

成于將莫耶二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

方陣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裳

白髦素甲素羽之矰

短矢韋昭曰矢名

望之若茶

周禮望而

茶白也註韋革遠眠之當如茅秀之色詩有女如荼箋茶英茶也孔氏曰茶是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

王親秉鉞戴旗以陣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

羽之矰望之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輿黑甲烏羽之矰

望之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鷄鳴而定陣去晉軍一里

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其旅其聲

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乃令童褐請軍國語

作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也請問也曰兩軍邊國語作偃兵接好日中

無期今大國越次而造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國語辭作

亂謂先期亂次之故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約諸侯

貢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所

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絕於道始周攸負於晉故忽

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史記范  
雎傳滕

行蒲服詩匍匐救之檀弓作  
扶服其義皆同言盡力也不肯長弟徒以爭疆孤

進不敢去君不命長爲諸侯笑孤之事君決決字在  
疑衍

今其不得事君命命字當  
作亦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

孤躬親聽命於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躡左足與

褐決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定公前旣以通

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

嫡子死否則吳國有難大則越人入不得還也其意

有愁毒之憂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之以前

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明其信趙鞅  
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周吳爲先老可長以盡國  
禮定公許諾命童褐復命於是吳王愧晉之義乃退  
幕而會二國君臣並在吳王稱公前國語前字下有軟字晉侯  
次之羣臣畢盟吳旣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  
王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章山卽禹貢所謂荆門長林縣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爲害  
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  
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劍挺鉞與楚昭王相  
逐於中原天舍其忠國語作哀楚師敗績今齊不賢國語作鑒

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  
被甲帶劍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  
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於  
歲遂緣江沂淮

綠當作沿順流而下沂逆流而上

開溝深水出於商

魯之間而歸告於天乎執事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  
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  
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詐以增號謚

已上所記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諫國語不載

吳王還歸自池

池字上當有黃

息民散兵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檣李吳師大敗

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句甬東之地句句甬甬甬江東東境也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今鄞縣境句音勾又九具切吾與君爲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一飯如越王不怠周室之義而使爲附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爲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

魯哀公十二年十七年越一再伐吳二十年越



圍吳皆夫差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事此書皆不載史於夫差二十年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九年也傳止云侵楚誤吳杜預解誤吳使不爲備初無伐吳事此云越復伐吳卽哀公二十二年傳書越滅吳之

也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

卽陽山別

名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生

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

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僮俚也

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

在吳縣西四十里子胥傳云吳王取子胥

屍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窠宇記亦同西坂中可以匿止

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

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  
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  
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  
子胥所謂且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  
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  
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  
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卽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  
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  
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  
得字下當有事字越絕云  
今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

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亾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亾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旣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亾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

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  
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  
過五也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  
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爲大患大過六也

徐天祐曰夫差惑於宰詔

之言忘父之讎釋越不譖爲不孝然在越則幸矣越欲責吳若曰囚辱吾君與君夫人使莖芻養馬給水除糞猶爲有辭今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而以吳赦越爲大過種也無乃失辭乎

越王謹上列

青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  
戮不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  
爲何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  
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

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耻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於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

亾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

吳世家曰越王滅吳誅大宰嚭越世家亦曰越王乃

葬吳王而誅太宰嚭此書又云并誅其妻子則吳王之自殺也嚭亦同時就誅矣徐天祐曰愚按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爲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亾也嚭遂而越夫固無恙也史世家及此書所載何其與左氏相戾也且嚭貪而佞至於亾國喪君死有餘戮越人旣生之又從而信任之豈以其實嘗私越而不以其不忠爲罪耶漢丁公之戮可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越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旣於是乎失刑矣

慙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死必連繫

國語組字上有結字

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三幅

以爲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

葬吳王以禮於秦餘杭山卑猶

越絕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位近大湖

去縣十七里索隱曰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越王  
為地名吳地記曰餘杭山一名卑猶山是也

使軍士集于我戎之功臣一隰越絕隰隰作累土以葬之宰

詔亦葬卑猶之旁越絕言宰詔之死者五曰擒夫差殺太宰詔曰殺太宰詔逢同與其

妻子曰殺夫差而戮其相曰殺太宰詔戮其妻子曰禽夫差而戮太宰詔與其妻子又曰三臺者詔妻子死所也常疑越絕書非子貢作特後人托名耳何以知其非子貢作越絕內傳於說陳成恒之事終之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姜晉霸越楚也斯言也乃後之人多其功是非子貢之言也且他文亦不類或者所載未必盡實宰詔得保首領以沒蓋幸而免前既備論之矣此書謂亦葬卑猶之旁豈其後詔死於越而返葬於吳耶然吳時諸家墓如巫臣要離于將之類皆其載圖志獨不及宰詔家則也

吳越春秋三卷終

吳越春秋四卷

漢 趙曄 撰

明 吳瑄 校

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越之前君無余者

無余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於越越舊經善無餘

夏

禹之未封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

帝王世紀曰鯀帝顓頊之子宇

熙連山易曰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史記曰鯀之父帝顓頊世本亦以鯀為顓頊子漢律歷志則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通鑑外紀從之古史曰太史公以鯀為顓頊之子其世太迫班固以為五世孫近得之此書以為顓頊之後曰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後者可以通子孫言之也

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



所感因而姪孕剖脅而產高密

世本曰鯀娶有辛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

密宋忠曰高密禹所封國世紀曰鯀妻脩已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而生禹名文命字密

史記以文命為禹之名孔安國謂禹為名張晏謂禹為字今並存之家于西羌地曰石

紐石紐在蜀西川也

在茂州石泉縣其地有禹廟郡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元和

郡縣志禹汝山廣柔人生於石紐村水經註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廣柔即今石泉軍帝堯之

時遭洪水滔滔天下沉漬九州闕塞四瀆壅閉帝乃

憂中國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嶽乃舉賢良

將任治水自中國至于條方莫薦人帝靡所任四嶽

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曰鯀負命毀族不可

尚書堯典作方

命圮族史記堯本紀作負命毀族正義曰負音佩違也鯀性狼戾違負致命毀敗善類不可用也四

嶽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載功

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使攝行天

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乃殛鯀于羽山

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駒山縣鯀投于水化為黃能或作熊因為

羽淵之神左傳昭公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

熊以入于羽淵杜預解熊音雄獸名亦作熊如字一音奴來切三足鼈也按說文及字林皆云熊屬足

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為鼈類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膳豈鯀化為二物乎舜

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

舉爾嗣考之勲禹曰兪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

委委字下當有任字而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甄

甄字不通疑  
暨字之誤

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

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

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

號曰宛委

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一名玉笥山

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

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

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

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

水使者聞帝使丈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

以期無爲戲吟故倚歌覆金之山

輿地志會稽山有石狀如覆繡謂之

覆繡山一名釜山繡亦作釜史黃帝本紀曰合符釜山索隱以爲合諸侯符契圭璋而朝之於釜山在媯

州懷戎縣北三里  
非此之釜山也  
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

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

矣禹退文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

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徐天祐曰禹未嘗兩至越其至越在會計之時非治水時也禹

貢記南方山川多與今不合禹治水時未嘗親至南方故也孟子曰禹八年于外而禹貢云作十有二載

乃同或者以為比禹治水之年通鯨九載言之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而八州平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

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然則禹之成功不過三四年間耳此書請勞身焦思七年功未及

成乃東巡登宛委發金簡之書得通水之理使禹之治水七年而後得神書始知通水之理不已晚乎諸

若此類蓋復返歸嶽乘四載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樺

蘊攢丘以行川始於霍山南嶽衡山又名霍山泰與岱衡與霍皆一山二名

徊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與  
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  
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  
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禹三十  
未娶行到塗山會稽志塗山在山陰縣西北四十五里蘇鶚演義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  
州巴南舊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按左氏昭公四年  
傳穆有塗山之會哀公七年傳禹合諸侯于塗山杜  
預解並云在壽春東北說者曰今濠州也柳宗元塗  
山銘序曰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然則禹與穆  
王皆嘗會諸侯於塗山矣然非必皆壽春也若禹之  
所娶則未詳何地水經注江州縣水北岸有塗山南  
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並言禹娶  
於此越絕等書乃公禹娶一會稽塗山應劭曰在永  
興北永興今蕭山縣也又與郡志所載不同蓋會稽  
實禹會侯討功之地非所娶之國下文兼載白狐九

尾之異九為可疑

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

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

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瘡瘡

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

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

甲

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

禹行十月女嬌

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禹行使太章步

東西豎亥度南北

淮南子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豎亥步自南極盡於北垂許

慎曰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

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

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

鳥格切笑聲易震卦笑言

啞音同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

死命也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

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於蒼梧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史

記舜死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今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蒼梧山而見縛人

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

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

一男不耕有受其饑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爲帝統

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

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

絕迹西延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今鄯州龍支縣界南踰赤岍水經

新安縣南白石山名北過寒谷劉向別錄燕有五穀

廣陽山水曰赤岍水地美而寒不生五穀

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左峴崑崙峴崙說曰崑崙

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煖之峴崙崙崙峴崙說曰崑崙

樊桐一名板松中曰玄圃一名閭風上曰層察六扈

城一名天庭地理志在臨羗西即河源所出

脉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地理志流沙在居延

西八十里其沙隨地理志弱水在張

風流行故曰流沙掖郡刪丹縣柳宗

元曰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曰弱清泉赤淵分入洞

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戎疏九河

於潛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地志在馮翊夏陽縣

關伊闕在洛陽西南五十里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平

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



於中國堯曰兪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哭夜泣氣不屬聲堯禪位于舜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

史記註劉熙曰今穎川陽城是也

陰阿之北萬民不附商均

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卽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

史記註禹到大越上苗山十道以朝四志會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

方羣臣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

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州慎

慎當  
作鎮

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  
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  
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賞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  
歸父而留越恐羣臣不從言曰吾聞食其實者不傷  
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之書得以除天  
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  
納言聽諫安民治室靡山伐木爲邑畫作印橫木  
爲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爲法度鳳凰棲於

樹鸞鳥巢於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遂已耆艾將老歎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絕斯矣命羣臣

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椁桐棺

聖子曰禹葬會稽衣

求二二領桐棺二十

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

葬之後曰無改畝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禹崩之後衆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爲民田

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禹崩傳位

與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啓

於箕山之陽

史記註劉熙曰嵩高之北

諸侯去益而朝啓曰吾君

帝禹子也啓遂卽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

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啓使使以歲時春  
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  
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  
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地理志  
山上  
禹井禹祠相傳下有羣鳥耘田也水  
經註鳥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租貢纔給宗廟  
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  
余質林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  
稽皇覽曰禹家  
在會稽山上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  
轉從衆庶爲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有人生  
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嚙喋嚙喋指天向禹墓曰我

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  
爲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  
祭四時致貢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  
安集鳥田之瑞以爲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  
號曰無壬壬生無暉暉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  
暉卒或爲夫譚夫譚生元常元常當作允常立當吳王壽夢

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

越世家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高

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中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代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二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至於元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

呂氏春秋高誘解范蠡楚三戶

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會楚之鄒人按鄒本邾子之國此云楚之鄒人蓋鄒為楚所并爾又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范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徐人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適司馬司空之比今

按大夫官名如以為姓也則大夫逢同大夫臯如等豈皆其姓耶

入臣於吳羣臣皆

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

祖餞行也

軍陣固陵

范蠡敎兵城也水經

註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即今西與袁

大

夫文種前為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為德

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

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眾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

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  
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  
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  
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  
德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  
辱耻爲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  
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史記作曰何言之

鄙也昔湯繫於夏臺

史夏紀桀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索隱夏臺獄名夏曰均臺

皇甫謐云地在陽翟

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

地理志河內湯陰有

姜里城西伯所拘處此云石室疑卽所囚之室也姜音酉

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

天存亾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已以得天道故湯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爲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爲人災變異不及於民豈况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曆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天子三王臣弑其君五霸子弑其父德有廣狹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泰山



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言

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冀得免

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獲獲當作於敵人之手身為傭隸

妻為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鬼魄有此下當愧有知字

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

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

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王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

耻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為惡居危

而不以為薄五帝德厚而而當作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

濫之憂此下疑有闕文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泣涕

而受寃行哭而爲隸演易作卦

司馬遷書西伯拘而演周易

天道

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

玄狐

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羗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十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

得犬戎氏文馬豪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鷄斯之乘又泝南子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騶虞之乘玄玉百穀大具百朋玄豹黃熊青犴白虎文皮千合獻紂以免西伯羗里之囚此云玄狐當作玄豹

輔臣結

髮折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

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

之劍無削剝之利白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

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存亾異

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亾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

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

哉大夫計硯

越絕硯作倪史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註徐廣曰計

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裴駢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亾公子也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蔡謨曰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倪與研聲相近而相亂耳曰今君王國於會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

羣臣泣之雖則恨候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爲謾辭譁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臯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爲用今委國

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

佛符勿切大也詩佛時仔肩音彌註

亦作大言一人足矣何必從心所欲大命羣臣也

大夫曳庸

左傳作后庸國語作舌庸

曰

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亾臣親今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亾者爲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

奉教順理不失分

去聲

者臣之職也吾願諸大夫以其

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君王所陳者

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

一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糞除

出亾之君勅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今君王欲

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

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

願下當有聞字

諸君之風大夫種

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

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存亾國不耻屈

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

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  
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去聲臣之事也大夫曳庸  
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釋  
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  
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  
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  
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  
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  
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  
臣之事也大夫臯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

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  
味國富民實爲君養噐臣之事也大夫計硯曰候天  
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  
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  
於北國爲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  
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  
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  
於心胸中會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  
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  
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號號當翩翩集洲渚

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

此闕一字

兮往還妾無罪

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颯颯

凡梵兩音馬疾步

獨兮西往孰

知返兮何年心惓惓

憂也詩憂心惓惓

兮若割淚泫泫

胡犬切淚

流貌

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鳥已迴翔兮翕蘇

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

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

何幸

幸當作幸

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

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

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翱翔兮矯翼去我

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天人怨歌心中內



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  
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  
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  
裁加役臣使執箕箒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  
仰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  
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  
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燦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  
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音灼生微矢以射之豈况  
近臥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  
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桎梏此乃厨宰

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  
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  
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  
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  
駕車養馬秘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  
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  
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  
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爲天下笑而子及主俱  
爲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  
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

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  
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  
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  
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  
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爲臣謂曰子旣不移其志吾復  
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  
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着樵頭夫人衣無  
緣之裳施左關之櫛夫所坐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  
三年不愠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高望見越王及夫  
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

顧謂太宰詔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詔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爲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詔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黠親欲爲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奈何太宰詔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終其意也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

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爲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爲湯所誅殷爲周所滅今大王旣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吳王見擒也有

頃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  
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  
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  
室宜早圖之後必爲吳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  
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齊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因割地予燕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宋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目夷曰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陣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

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  
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  
愈方爲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出當作坐石室召范蠡

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巳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真非人也數<sub>色角切</sub>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旣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卽入言於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sub>平聲下同</sub>太宰嚭奉溲惡以

出渡所九切惡過各切下同渡卽便也惡大渡也大小渡亦曰前後渡見史倉公傳逢戶中

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洩以決吉凶卽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巳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

會稽賦註岑草蔽也菜名類之小有臭氣凶年民斲其根食之



會稽志載出在府西北  
六里越王嘗採葢于此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  
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  
日爲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  
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  
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  
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慙至仁之存也而不御  
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爲吳  
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  
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  
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

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爲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其當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

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  
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爲  
人臣不仁不慈焉於虔切何也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  
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  
親爲虜妻親爲妾不愠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  
洩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實幣不念舊故是其忠  
信也三者旣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而誅之是  
寡人之不智也而爲相國快 意耶豈不負皇天乎  
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  
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

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鷄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爲義以飲溲食惡爲慈以虛府庫爲仁是故爲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爲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廟荆

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  
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  
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  
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  
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  
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  
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  
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  
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昞徒結切日及也梁元  
帝纂要日在未日昞

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

勿疑直眡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  
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絕  
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滂泣闌  
干文選註闌  
十多貌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吳越春秋四卷

終

吳越春秋五卷

漢 趙擘 撰

明 吳瑄 校

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越王勾踐臣吳至歸越勾踐七年也

國語勾踐與范蠡入臣於吳二

年而吳人遣之當魯哀公五年是為勾踐七年正與此合此書於勾踐五年書入吳事至是歸國首尾三年也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

復於越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德於民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顧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中

禺音隅禺



中時加已也淮南曰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孤欲以此到國何如

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 異哉大

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

復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越舊經炭瀆在會稽縣東六十

里越絕曰勾踐稱炭聚載從炭瀆至鍊塘會稽志作炭浦西止周宗南造於山北

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

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

可以興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

公營城周雒威折萬里德致八極豈直欲破彊敵收

鄰國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亾衆

棲於會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耻囚結吳宮幸來  
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以會稽之上  
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邠而德彰於夏亶  
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欲字下當有立字國樹都并  
敵國之境不處平易以鼓切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於  
切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  
立郭分設里閭欲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  
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  
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  
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

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

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易音亦處上聲不得其位

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

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即龜山也在府東南二里一名飛來一名寶林一名怪山

越絕曰龜山勾踐所起游臺也寰宇記龜山即琅琊東武山一夕移於此范蠡曰臣之築

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

之山乃地之林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

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字上當有五字帝處其陽陸

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扁疑當作偏天地之壤乘東

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王者比隆盛

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  
 氣於后土嶽象已設崑崙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  
 如相國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  
 名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爲司馬門立增樓增與冠  
 其山巔以爲靈臺水經註怪山者越起靈臺於起離  
 宮於淮陽越絕曰離臺周五百六十步在淮陽里  
 宿臺在於高平越絕宿作指云中指臺馬丘周六百  
 東七里駕臺在於成丘越絕駕臺立苑於樂野越絕曰  
 獵之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越王所休謀燕  
 也十道志樂野勾踐以此野爲苑今有樂瀆村  
 臺在於石室越舊經宴臺在齋臺在於襟山被越境  
 州東南十里無襟山

越絕曰稷山者勾踐齋戒臺也既曰齋臺則襟當作稷稷山在會稽縣東五十三里勾踐之出

游也休息食室於冰厨一曰冰室所越王乃召相國

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

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謂聖臣也指上二人

而言子胥曰越有聖臣范蠡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

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有終

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戒願王深

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

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

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

是四宜王相去聲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

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

侈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

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

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

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詩

氏箋葛所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毛

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會稽縣東

山越絕曰勾踐種葛使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及

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

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

之以封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檣李南至於姑末

即春秋越

姑蔑之地姑蔑地名有二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越之姑蔑至秦屬會稽為太末縣今衢州

北至

於平原

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

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

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党

韻會引吳越春秋越以甘蜜九黨報吳增封之禮謂

櫛為越椒今此書無九櫛二字詳下文文筥之類皆以數計則甘蜜當作九黨玉篇黨丁盜切盆也此党

字文筥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度

度當作搜漢溝洫志漕船五百搜今

文作艘音騷船總名也或作艘

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

狄當

狹作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

不怠吳之效也夫越本與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

國子胥聞之退臥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  
囚縱於南林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  
於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  
封賜羽毛之飾机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  
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事類賦引吳越春秋  
曰乃作若何之歌會稽賦註亦引此書曰葛不連蔓  
堯台台音我君心苦  
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事類賦及越舊經  
所引皆作未若飴令我采  
葛以作絲文選註引采葛婦詩有饑不遑食  
四體疲一句此書無之闕文也女工織  
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罪罪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  
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机



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  
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  
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  
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彊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  
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  
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  
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也民不失其時則  
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與之無多臺游  
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  
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

臺游以罷

音疲

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

詳文意上文與之無

奪以下當有樂之無苦喜之無怒二句

臣聞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

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歛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爲窮虜耻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躡者不怠走盲者不怠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亾國流民天下莫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伏

此字

上八文衍

猛獸將擊必餌

餌當作弭

毛帖伏鷲鳥將搏必

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之辭無令泄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決權還爲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構怨不解齊雖不親外爲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決讎

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

尊臣聞峻高者隕

亦作頽下墜也

茂業者摧日中則移月滿

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

唱當作倡

氣有

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燭乾之火不復其熾水

靜則無漚漚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

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

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軍退士散而衆解

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

旋踵吳之君臣爲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

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

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  
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  
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嚮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  
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  
願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  
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  
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左傳國語皆作臯如曰天有四時人有  
五勝五德迭相勝也史歷書秦滅六國頗據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前漢律歷志同昔湯  
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  
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

便願各就職也

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越王勾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吳蒙天

祉福得

得下當有返字

越國羣臣教誨各畫一策辭合意同

勾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友或謂

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羣臣有

憂與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

憂患不形顏色越王卽鳴鐘驚檄

驚疑當作警

而召羣臣

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

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

死之士雪仇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  
越王仰天歎曰孤聞王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  
奴虜之厄受囚破之耻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  
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硯年少  
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前進曰謬哉君  
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  
王曰何謂計硯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  
操鋒履刃艾音刈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易字不通  
疑希字之誤希吝同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  
越王默然不悅面有愧色卽辭羣臣進計硯而問曰

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計硯對曰夫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明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其義未詳或恐字誤磻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亾囚有貪分之毀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白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齊桓得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亾得士者昌願王審於左右何患羣臣之不使也越王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心高望冀聞報復之謀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咎安在計硯曰選賢實士各有一等遠使以難



平聲試以難事

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事以

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視其亂

酒能亂性論語唯酒無量不及亂

指之

以使

曲禮者指便註指事使人也

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別其熊

五色以設士盡其實人竭其智知其智盡實則君臣

何憂越王曰吾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

進辭有益寡人也計硯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

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越王

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於窮

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宿讎何行而功

乎大夫種曰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

於芳餌今欲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  
得其實越王曰人之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死

乎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史記

作七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慙朝臣外

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

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

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大王覽之種曰一曰尊天事

鬼鬼下當有神字下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去

贈也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橐以虛其

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

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於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

之山先秦古書帝王冢皆不循陵陵之名自漢始

祀水澤於江州

今之江州春秋時爲

吳西境楚東境越不得祀水澤於其地兼晉以前亦未有江州之名蜀之巴郡古有江州縣又去越遼遠亦非當時祀水澤之地州字義當作洲按說文州渚也字本作州水中可居者州今作洲蓋後人加水以別州縣

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

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

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千餘人入山伐

木一年師無所幸作士工作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

歌木客之吟水經註勾踐使工人伐柴楯欲以獻一  
吳人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

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爲文梓陰

爲榎柎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礲分

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

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

勾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爲

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徐天祐曰天生  
神木不假口夜

之所息一夕而大二十圍長五十尋有是哉使茲事而信越嘗以其木致於吳而行人之辭乃曰東海役臣獻爲殿之餘材甚非所以禮吳而示有先也且越有五臺未嘗敢上吳王以爲畏法服威夫旣天之產材若是其異人之攷飾若是其都而名之曰餘材別越之爲殿亦已伏矣而特以其遺餘奉吳何越之失言而吳之易悅耶

子胥諫曰王勿受也昔者桀起靈臺紂起

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

國變遂取滅亾大王受之必爲越王所戮吳王不聽

遂受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

里臺始基於闔閭而新作於夫差吳地記曰高三百丈廣八十四丈行路之人道死

巷哭不絕嗟嘻之聲民疲士苦人不聊生越王曰善

哉第二術也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問曰吾  
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子計硯對曰夫  
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  
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  
史龜策傳曰辰不全故有孤虛六甲孤虛法甲子旬  
中無戌亥戌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蓋旬空爲孤對  
衝爲虛餘五旬可以類推劉欽七畧有風候孤虛二十卷  
王曰天地存亡其要奈何計硯曰天地之氣物有死  
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  
者別真僞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僞乎計硯曰春種  
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四以

時言則有生  
當作春生

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

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亾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

天象定者爲經

動者為緯故五星亦曰曆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

五緯宿音秀列星也

陟略切

倉從陰收著

置也

望陽出糶筴筴通其極計三年

五倍越國熾富勾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

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

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

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

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

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

會稽志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輿地志諸暨

縣苧蘿山西施鄭旦所居十道志勾踐索美女以獻

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沙

石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越舊經土城在臨會稽縣東六里



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

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

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貌不揚曰寢通作寢廣韻寢迺又貌醜或

作侵史魏其傳武安貌侵短小謂醜惡也願納以供箕箒之用吳王大悅

曰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

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亾大王受之後必有殃

臣聞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

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

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

必爲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亾以妹

喜殷亾以妲己周亾以褒姒

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有寵而亾夏紂

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有寵而亾殷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有寵生伯服逐太子宜臼太子奔申申人與緡岳戎攻幽王周於是乎亾妹音末喜音嬉

吳王不聽遂受其女

越王曰善哉第三術也

十三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者吉未

嘗有不合也今欲復謀吳奈何種曰君王自陳越國

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入其意天若棄吳必許

王矣越乃使

上聲

大夫種使

去聲

吳因宰嚭求見吳王辭

曰越國洿下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飢乏道荐饑

餒願從大王請糴來歲卽復太倉惟大王救其窮窘  
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愬吾豈愛  
惜財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非吳有越越必有  
吳吉往則凶來是養生寇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爲  
親不與未成寃且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  
飾攻戰以伺吾間去聲下同觀越王之使使來請糴者非  
國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間也吳王曰  
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衆懷其社稷以愧勾踐勾踐  
氣服爲駕車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吾使之歸  
國奉其宗廟復其社稷豈敢有反吾之心乎子胥曰

臣聞士窮非難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臣聞越王饑餓民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順地之理而反輸之食固君之命狐雉之相戲也夫狐卑體而雉信之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可不慎哉吳王曰勾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粟恩往義來其德昭昭亦何憂乎子胥曰臣聞狼子有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夫虎不可餒以食螻蟲名一曰虺善螫人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豸蟲無足曰豸疑當作豸鹿游於姑胥之臺荆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太

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王臣也率諸侯以伐其君  
雖勝殷謂義乎子胥曰武王卽成其名矣太宰嚭曰  
親戮主以爲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盜國者封侯盜金  
者誅令使武王失其理則周何爲三家之表

意謂釋箕子之

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也

太宰嚭曰子胥爲人臣徒欲干君之

好拂君之心以自稱

去聲

滿君何不知過乎子胥曰太

宰嚭固欲以求其親前縱石室之囚受其寶女之遺

去聲

外交敵國內惑於君大王察之無爲羣小所侮今

大王譬若浴嬰兒雖啼無聽宰嚭之言吳王曰宰嚭  
是子無乃聞寡人言非忠臣之道類於佞諛之人太

宰嚭曰臣聞鄰國有急千里馳救是乃王者封亾國之後五霸輔絕滅之末者也吳王乃與越粟萬石而令之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於越年豐而歸寡人大夫種曰臣奉使返越歲登誠還吳貸大夫種歸越越國羣臣皆稱萬歲卽以粟賞賜羣臣及於萬民二年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於吳復還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歸之吳王王得越粟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粟粟種殺而無生者吳民大饑越王曰彼以窮居其可攻也大夫種曰未可國始貧耳忠臣尚在天氣

未見湏俟其時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  
謀水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與舟之利頓於兵弩今  
子爲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  
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  
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舊經南林  
在山陰縣南國人稱  
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  
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  
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  
試之於是袁公卽杖篠箬竹篠箬竹名篠直尋切箬  
央魚切吳都賦其竹則  
竹枝上頡橋未墮地女卽捷末藝文類聚引吳  
越春秋處女善

筴具管箬  
篠箬

劍事與此小異曰袁公卽挽林內之竹似柱槁未折  
墮地女接取其未按此書未字當作未捷通作接易  
畫日三接禮記太子生接以太牢  
左傳子同生接以太牢註並音捷

袁公則飛上樹變  
爲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  
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  
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  
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  
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  
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  
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滕當作騰  
兔追形逐影光若佛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



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

其驗卽見越王卽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

長高習之教軍士

詩註一丈爲版五版爲堵左傳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版亦作板此墮

字疑當作除長疑是上聲高或人名也

當世

勝字上疑當有莫能二字

勝越女之劍

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

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

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

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

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

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

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

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皇當弦木爲

弧剡木爲矢世本黃帝臣辛夷作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

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

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

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

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

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機設樞釋名弩柄曰臂鈞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

有懸刀台而名之曰機言機功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加之以力然後諸

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文選註所引與此畧同但云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

三侯少 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

熊渠三子

異耳 長子康為句亶王 少子執疵 為越章王 三侯者本諸王時所稱也 自楚之三侯

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

也 楚右尹子革曰唯是桃 孤棘矢以共禦王事 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

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

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

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

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王內裏也關為守禦檢去

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

將軍主重負也弦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

使也金爲實 不止也衛爲副使正道里也又爲

受教知可否也縹爲都尉執左右也敵爲百死不得  
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  
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  
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  
中射命中也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  
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蹠右足橫向左手若附枝右手  
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  
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  
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平聲

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

周禮五射

一二日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

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

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言

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

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

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

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

在山

陰縣西南四里寰宇記曰屬上虞縣非也

吳越春秋五卷

終

吳越春秋六卷

漢 趙曄 撰

明 吳瑄 校

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

按勾踐七年歸自吳既反國四年即與范蠡謀伐吳自茲四年

間必謀之蠡皆以為未可國語記之稍詳至是始謂

伐吳左傳見於哀公十三年正勾踐十五年也 謂大夫種曰孤用夫子之策免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

吾誠已說

音稅下同

於國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

氣即來陳之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疆者為有

子胥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亾國之證也

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國人之辭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誠更其術於是乃葬死問傷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卑事夫差往宦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爲政將率二三子夫婦以爲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

免者免身服也謂生子

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貺之

以壺酒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

犬陽玄田豚陰玄田

生子三

人孤以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子死三年釋吾

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吾子也令

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欲仕量

平聲

其居好

上聲

其衣飽其食而簡銳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

禮之載飯與羹以游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饋

而啜之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衣

七年不收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卽歌樂女卽會笑

今國之父兄日請於孤曰昔夫差辱吾君王於諸侯

長爲天下所耻今越國富饒君王節儉請可報耻孤



辭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  
敢勞吾國之人以塞吾之宿讎父兄又復請曰誠四  
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臣復君隙豈敢有不盡  
力者乎臣請復戰以除君王之宿讎孤悅而許之大  
夫種曰臣觀吳王得志於齊晉謂當遂涉吾地以兵  
臨境今疲師休卒一年而不試以忘於我我不可  
怠臣當卜之於天吳民旣疲於軍困於戰鬪市無赤  
米之積國廩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羸吉職  
皆田於東海之濱夫占兆人事又見於卜筮  
作羸蒲水草  
羸蚌蛤之屬

王若起師以可會之利犯吳之邊鄙未可往也吳王

雖無伐我之心亦雖動之以怒不如詮其間去聲以知

其意越王曰孤不欲有征伐之心國人請戰者三年

矣吾不得不從民人之欲今聞大夫種諫難去聲越父

兄又諫曰吳可伐勝則滅其國不勝則困其兵吳國

有成王與之盟功名聞於諸侯王曰善於是乃大會

卒臣而令之曰有敢諫伐吳者罪不赦蠡種相謂曰

吾諫已不合矣然猶聽君王之令越王會軍列士而

大誡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不足

而患其志行去聲之少耻也國語註少耻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

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徼外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吳

以水犀皮飾甲也周禮犀甲壽百年

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

之不足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吾

欲士卒進則思賞退則避刑於是越民父勉其子兄

勸其弟曰吳可伐也越王復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

胥道

道當作導

諛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其可伐乎

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耳王曰何也范蠡

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從王國中空虚

老弱在後太子畱守兵始出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虚

兵還不難也不如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勾踐復問范

蠡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

諸御千人

史記俊士作教士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習流謂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教士謂

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徐天祐曰笠澤之戰

越以三軍潛涉蓋以兵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

千人以乙酉與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

姑胥臺吳告急於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

下聞之即密不令洩已盟黃池乃使人請成於越勾

踐自度未能滅乃與吳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

按左傳哀公十七年

越伐吳吳禦之笠澤實勾踐十九年事此書不當以為二十一年也會楚使申包胥聘

於越越王乃問包胥曰吳可伐耶申包胥曰臣鄙於

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爲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

廟以爲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中國語作衷

惟是輿馬兵革卒伍旣具無以行之誠聞聞當作問於戰

何以爲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知越王固問包胥乃

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戰者何

越王曰在孤之側者飲酒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

不致其味聽樂不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

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

子之忠惠以養之吾今修寬刑欲國語欲作施民所欲去

民所惡烏故切憎也稱其善掩其惡過各切不善也求以報吳願

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之中  
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損其有餘使貧  
富不失其利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  
未可以戰王曰邦國南則距楚西則薄晉北則望齊  
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  
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無以加斯矣猶未可戰夫戰  
之道知音智爲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斷之君將去聲不知  
卽無權變之謀以別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  
同饑寒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  
決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乃

請八大夫

國語越王乃召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韋昭解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范蠡皐如

之屬按此書其辭大略與國語同而云八大夫則異詳下文止七人豈與楚大夫申包胥共爲八大夫耶

曰昔吳爲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爲平原使不

血食吾欲徼天之中

秉

兵革旣具無所以行之吾問

於申包胥卽已命孤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

曰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功必

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審罰則可戰

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命王曰勇哉大夫文

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

惑王曰辨哉大夫范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

待不虞備設守固必可應難

去聲

王曰慎哉大夫臯如

曰審聲則可戰審於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謂吾國君名聞於周室令諸侯不怨於外王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恩知分則可戰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神哉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天變地應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勾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使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

平聲

諸侯不恐於外令

去聲

已字



皆同國中曰五日之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

吾之民也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

王背音倍下背垣同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

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內中辱者則

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子當作我也吾見子於是以

爲明誠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

填之以土夫人去笄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

王出則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

食音飼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

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隳於天下是孤之

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人吾固誠子大夫敬  
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  
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  
夫人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  
軍行成陣卽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不從吾  
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  
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  
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  
讎以謝於二三子令平聲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  
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

去之詞曰躒躒摧長恧兮擢戟馭

受音殊兵器詩伯也執戈周禮

受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說文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釋名受殊也長一丈二尺無刃有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

蘇三軍一飛降

去聲

今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

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耻兮威振八都

軍伍難更兮勢如貔

貔猛獸陸機曰似虎或曰似

熊羆樁俱切似狸能捕獸祭

天陸佃曰虎五指為羆

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於是觀者莫

不悽惻明日復徙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狗之於

軍曰有不從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徙軍於檇李斬有

罪者三人以徇於軍曰其淫心匿行

匿疑當作慝行去聲

不當

敵者如斯矣勾踐乃命有司大徇軍曰其有父母無  
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之愛  
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有在疾病之  
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亾者吾  
葬埋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亾葬埋之矣明  
日又徇於軍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子其  
醫藥給其糜粥與之同食明日又徇於軍曰筋力不  
足以勝平聲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  
其任明日旋軍於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  
徇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即君所  
子養者及其犯誅

自吾子亦不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  
士之死力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卽爲之  
軾其士卒有間於王曰君何爲敬鼃蟲而爲之軾勾  
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去聲吾意者今鼃  
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爲之軾於是軍士聞  
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有司將軍大猷軍中曰  
隊各自令其部部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  
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  
斬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  
師以爲左右軍皆被兕甲

爾雅兕似牛註一角青色皮堅厚可制鎧鎧卽甲也

周禮兕甲又令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

壽二百年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

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

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左軍

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之中大駭相謂曰

今越軍分為二師將以使我攻我衆亦即以夜暗中分

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

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

載笠澤之戰夾水而陳吳之禦越之左右軍乃遂伐

之大敗之於圍地記皆曰笠澤松江之別名又敗

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  
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  
陵吳地記在松江松  
陌流溢至此故名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  
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  
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卽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  
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  
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  
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  
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  
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爲風雨以

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  
入更從東門我當爲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  
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  
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左傳哀公二  
十年越圍吳  
是爲勾踐二十二年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爲勾踐  
二十四年蓋首尾二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  
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與左傳合此書  
繫其事於一十一年以爲圍守一年而滅吳誤也  
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吳使王孫駱史記作公孫雄  
虞翻曰吳大夫  
國語作王孫雄韋  
昭曰王孫姓也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於越王曰孤  
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  
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



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  
天之中衷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爲臣妾勾踐不忍  
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  
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  
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今日得  
而棄之其計可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  
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  
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  
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  
君於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

辭曰天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

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

遂伏劍自殺

上卷夫差傳亦曰引劍而依之死吳世家云自劉死越世家止言自殺按左傳

吳王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立明春秋時人所聞當必不謬越絕曰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意者勾踐雖與之劍而夫差自以縊死耶勾踐已滅吳乃以兵北渡

江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

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

左氏作舒大事記解題曰徐州卽舒州也史記正義曰音舒其字從人致貢於周周元

王使人賜勾踐已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

歸吳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橫

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賀

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吳後立賀臺於越此

書無之亦闕文也

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

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卽合大王之

事王問爲

爲當作焉

實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

吾不稱王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

之號天變於上日爲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

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爲樂

音洛

乃命樂

音岳

下同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卽事作操

去聲

功成作樂

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讎還耻威

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

聲可託於絃管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

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

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人

人當作又

何須大夫種進祝

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

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怠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

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

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怠返國

賞無所吝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二升

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

知勾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

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

欲去恐勾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爲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爲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蠡議欲去傲倖三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

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  
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蠶所以不死者誠  
恐讒於太宰詒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  
而生夫耻辱之心不可以大承上文而言則大當作久流汗之愧  
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爲成  
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耻臣所以當席  
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  
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  
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  
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位當作住分國共之去乎妻

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音朔謀死不被  
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  
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  
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  
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日前之  
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  
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  
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  
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  
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硯

佯狂大夫曳庸扶同臯如之徒日益疎遠不親於朝  
大夫種內憂不朝人或讒之於王曰文種棄宰相之  
位而令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  
怨望之心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  
曰臣所以在在當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爲吳耳  
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默然時魯哀公患三桓欲  
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難  
去聲哀公奔陘三桓攻哀公公奔衛又奔越哀公二十七年公如  
公孫有陘氏乃遂如越史記曰公如陘氏三桓攻公  
公奔于衛遂如越陘楚地也杜預曰有陘氏卽有山  
氏魯國空虛國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勾踐憂



文種之不圖故不爲哀公伐三桓也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  
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  
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忠信也臣  
誠數音朔以損聲色滅淫樂奇說怪諭盡言竭忠以犯  
大王逆心拂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  
死昔子胥於吳矣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  
烹敵國滅謀臣亾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  
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  
耳以成人惡大渡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

食不亨

亨當作亨

哺以惡何

句

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

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爲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  
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旣免於患難雪耻於吳我悉徙  
宅自投死亾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爲佞在君爲忠  
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  
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  
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  
之第八也辰尅其日上賊於下是爲亂醜必害其良  
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  
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

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爲孤前王  
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  
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  
爲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

種屬盧

盧富作鏤

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爲越

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爲喻矣遂

伏劍而死

徐天祐曰勾踐脫囚虜之辱苦身勞思君臣狙與諫報吳者二十餘年卒以越霸諸

臣雖與有力而種蠡之功居多蠡見幾而作可謂明且哲矣種之死也無罪而越王誅之也無名其辭乃曰幸以餘術爲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是何言歟令死者有知謀之地下何益知其無知焉用謀之夫大功不賞而淫刑以報此種所以仰天而歎又自笑也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

卽臥龍山又名種山一曰重山太平御覽樓船之卒  
曰種山之名因大夫種以語說成重也

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美周禮家人丘隧註羨道也疏曰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

道史衛世家共伯入聲侯羨索隱曰羨音延延墓道又以戰切始皇紀曰大事畢閉中羨下對羨上卷夫

差傳羨門當亦與此同義或入三峰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

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候者

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越王旣已誅忠臣霸

於關東從瑯邪起觀臺上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

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

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上卷

上卷傳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  
典畧曰周有屈盧之矛說文矛

酋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周禮酋矛長常有四尺蓋十六尺爲常蓋四尺則二丈也出死士以

三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

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

獻之大王徐天祐曰越滅吳之明年大夫種賜劍以死是爲勾踐二十五年即魯哀公二十三年也此書謂已誅忠臣居無幾求賢士孔子聞之奉

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爲不然昔者夫子將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葬之歿臨河而不濟爲其殺賢大夫而諱傷其頌也至作爲陬操以哀之文種非賢大夫歟使夫子尚在聞種之死愚知其不入越也而况奏雅琴以干時君乎按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書孔丘卒由文種之死上距夫子之卒已八年矣謂天子以是年入越非也越王喟

然歎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  
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

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越王使人如木客山

取元常之喪

木客山去會稽縣十五里越絕曰木客大冢者名常冢也

欲徙葬琅

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燍風

燍火飛貌風熱如火飛也

飛砂石

以射人人莫能入

水經註冢中分風飛沙射人不得近

勾踐曰吾前君

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

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

按史年表勾踐二十

五年是為秦厲共公六年此書為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非也由勾踐二十五年上距秦桓公之卒蓋一

百有六年矣桓公當作厲共公云

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

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

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

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  
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  
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何無梁自越  
滅吳中國皆畏之

二十六年越王以邾子無道而執以歸立其太子何  
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爲伐三桓以諸  
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耳

二十七年冬勾踐寢疾將卒

通鑑外紀勾踐  
三十三年薨

謂太子

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祐神祇  
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

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誠

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興夷卽位

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揚不揚卒子無彊彊卒子玉

玉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勾踐至于親其歷八主皆稱

霸積年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琅邪徙於吳

矣自黃帝至少康十世自禹受禪至少康卽位十世

爲一百四十四年少康去顓頊卽位四百二十四年

黃帝 昌意 顓頊 鮌 禹 啓 太康

仲廬 相 少康 無余 無玉去無余六世

無皞 夫康 元常 勾踐 興夷 不壽 不揚



無疆 魯穆柳有幽公為名 王侯自稱為君

尊親失琅邪為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主格格當作稱

霸二百二十四年從無余越國始封至餘善返越國

空滅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此書載越世次自勾踐五傳至王無疆以世家

考之則大世矣無疆王之侯之子所謂王侯自稱為君或者即王之侯也世家曰王無疆時楚威王興兵

大敗越殺無疆盡取越地越以此散徐廣曰周顯王四十六年今自勾踐卒至越凡一百五十三年通

鑑書之顯王三十五年此云勾踐至于親歷八主稱霸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去邛邪徙於吳為楚所

滅與史世家及紀年皆不合若如世家所載則無疆之死衆散久矣非王親時失衆亡國也又記年曰王

翳三十三年遷于吳則越之徙吳已久亦非王親時也

吳越春秋六卷 終